

早晨，去附近的林子里散步，总能见到一位中年男人，推着轮椅过来，车上坐着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家。车停下，中年男人抱老人家起身，抱紧后，慢慢挪步。我看到，这是一位尚显魁梧的老人，比那位中年男人既高又壮，两人拥抱着，如一位北方壮汉压伏着江南弱男。老人的右脚无力拖着，似乎是一位中风过的病人。

我天天看到他们。想着，承受了这样一位老人全身分量的移走，是一件多么累人的事！初春，在缤纷洒落的玉兰花瓣下，他们在林中甬道移动的身影，一直让我以为是一幅孝子敬慈图。

有一天，他们挪步了几十米后，在长凳上休息，我上前问候了他们。中年男人听到我对他的赞扬，非常高兴，却告诉我，他是保姆。保姆如儿子般尽心，我不由生出对他的敬意。

以后，每次见到这位男保姆，都能看到他在苍白脸上的笑容。我会主动上

前问好。一个陌生人对他表达的理解和赞赏，会如暖流落入他心里，如果他偶然陷入自卑，这些问好，也会是一束微弱的光，点亮他的灰暗。有几天，我没见到他们，男保姆却在树林中，向我高高地扬起了手。在我看来，他已经把我看成了陌生的朋友。

两位逛公园的阿姨也在他们坐着的椅子边停下了。

这么累的活，一月能挣多少钱？家里还做别的事吗？

他朝她们看了一眼，没理。

公园里扫地的那个四川女人走了过来。

小兄弟，干嘛围这么多人！家里那个老太婆又发飙了？

没有。各人有各人的圈子。看来男保姆与保洁女是这个公园里可以互为“倾诉”的对象。

我也会天天见到保洁女，我问她好时，她便张大

男保姆

宁白

那天，问她，发飙的老太婆，是那老人的老婆？

是的。那老太婆脾气古怪，在家里霸道，他推老头来公园，一边是帮老人锻炼，一边也是自己图个清静。

他光照顾老人，家里其他活不用干？

怎么不用干！啥事都他做。

有天路过时，见男保姆休息着，刷起了手机，便坐下和他聊天。

他是绍兴农村来的，老婆在老家照顾读高中的女儿。先是说只管病人，后来，烧菜、洗衣、搞卫生都要做了，晚上，每两小时要起来给病人小便。

家里还有条狗。活多不怕，病人也还好侍候，就是这老太婆，常要骂人。过去做生意，现在老了，还想着股票、基金赚钱，

稍不如意，就连吼带叫，有时把狗食撒了一地。干得不开心，怎么还做得这样认真？

既然做了这份工，就按着本分做，不与老太婆计较。他们的大女儿挺好，有时回家来，知道老太婆又惹事了，会跟我解释，老妈年轻时脾气就不好，让我原谅她，还时不时地给我塞点钱。

除了不用买菜，日夜没得消停呢。是的。每天一早，做完早饭，要帮老头起床，他人高身胖，自己不会动，挺累的。看着这老头也可怜。说着，笑咪咪地用双手在老人脖子上抚摸

泽地带。况且，红军经过时是六月。每年的五至七月是原草的雨季。这个季节阴云漫漫，连月不开，阴风怒号。可以想见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悲壮。

如此一个情绪变幻，在我眼中，花湖中的一切美好，都是红军的精魂衍生出来的。

电视剧《亮剑》是一部佳作，故事惊险，跌宕起伏；人物个性鲜明，生动丰满。主人公李云龙让我想起了自己一段有趣的经历。那年我在公安部晋升高级警官班培训，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给学员上课，他讲完音乐知识后总结说：“你们刑警破案后，不再是喝酒庆祝，而是欣赏一段世界名曲，那就印证了警察文明进步了。”不久，我率市局各总队和分局立功授奖的警察去广西疗养，途中鹦鹉学舌，没想到刑警们听罢哄然大笑。有位刑警说：“那就不是刑警了，那就破不了案了！”还有一位刑警笑曰：“破了案子，浑身轻松，喝上几杯，是阿拉最适意的庆祝方式，也是阿拉刑警的性格。”这时才感悟到那位老师太浪漫了，他不明白不同职业有着不同的性格，他也不了解刑警。

话归正传。李云龙就是战争时代的产物。他有着不怕死的英雄气概，即亮剑精神。他重情重义，喜欢挑战，热衷厮杀，好胜心强，粗中有细，有勇有谋，不愿循规蹈矩，容易冲动，固执己见。

这种性格在和平年代军队里绝对行不通。我当兵时，部队强调组织纪律性，强调绝对服从执行。我有个战友回家探亲为了陪住院的老妈，迟了一天归队，结果吃了纪律处分。像李云龙那样桀骜不驯，我行我素，多次

问了他，每月东家付你多少钱？看着他疲惫的面容，一次次打消了问的念头。这些负压的沉重移步，是多少钱能支撑的？每天移步的距离，更不是钱能丈量的。公园里的探头不会留下两人相拥移步的身影，老人也没有能力向怪异的老婆禀报自己每天锻炼的情况。他或许略有医学常识，或许有“挺好”的女儿对他的交代，但是，如果没有善良和诚实，在春风吹拂的公园里，这一切，都会化为乌有。

有十来天没有见到这辆轮椅了。去问住在厕所管理间的女保洁工。她说，我也纳闷呢，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？脸上一副转身就是天涯的茫然。

我在公园里的时间比原来延长了些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又推着老人，走进了这片树林。

我想跟他说，公园里那位打太极拳的老伯和几个练唱的大妈，都在念叨你……

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一朵月季花儿在眼前跌落。千层花瓣委地，噗地散成一大团。

原来月季这样凋谢，头回见，凄然生美。和梅花樱花们的如雪飘散很不同。

荷花开放，明黄色，慢慢铺满池塘。夏绿因而更其沉静。荷花是去岁花，能唤醒记忆，让时光的流逝变得可以触摸。

邂逅豆娘。它们在水边的小树上起起落落。最初看到的蝶儿总是菜粉蝶，最初看到的豆娘亦不够鲜艳。红豆娘黄豆娘绿豆娘，也许还在池塘中沿着水葱的茎儿往上爬，要蜕去一身水蛭皮儿，然后才能飞上天空。

看到豆娘，就知道真的到了夏天。清晨迎着清风出门，却微微见汗。

朋友为我种了一盆红唇，昨日送给我了，仅有一朵花，像苍白的唇。花苞很多，也许陆续能够开成真正鲜艳的红唇，那時候再给它留个合照。

午后，天黑了，起黑风下黑雨，墨汁甩出闪电，抖出惊雷。黑云压城城欲摧。我不吃惊，哪个夏天不下这样的雨？

坐在窗下看雨，窗外惊悚，屋里很安静。很小很小的一些事，也许不叫事。我觉得很大，因为我心里只装着这些。



少钱？看着他疲惫的面容，一次次打消了问的念头。这些负压的沉重移步，是多少钱能支撑的？每天移步的距离，更不是钱能丈量的。公园里的探头不会留下两人相拥移步的身影，老人也没有能力向怪异的老婆禀报自己每天锻炼的情况。他或许略有医学常识，或许有“挺好”的女儿对他的交代，但是，如果没有善良和诚实，在春风吹拂的公园里，这一切，都会化为乌有。

有十来天没有见到这辆轮椅了。去问住在厕所管理间的女保洁工。她说，我也纳闷呢，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？脸上一副转身就是天涯的茫然。

我在公园里的时间比原来延长了些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又推着老人，走进了这片树林。

我想跟他说，公园里那位打太极拳的老伯和几个练唱的大妈，都在念叨你……

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一朵月季花儿在眼前跌落。千层花瓣委地，噗地散成一大团。

原来月季这样凋谢，头回见，凄然生美。和梅花樱花们的如雪飘散很不同。

荷花开放，明黄色，慢慢铺满池塘。夏绿因而更其沉静。荷花是去岁花，能唤醒记忆，让时光的流逝变得可以触摸。

邂逅豆娘。它们在水边的小树上起起落落。最初看到的蝶儿总是菜粉蝶，最初看到的豆娘亦不够鲜艳。红豆娘黄豆娘绿豆娘，也许还在池塘中沿着水葱的茎儿往上爬，要蜕去一身水蛭皮儿，然后才能飞上天空。

看到豆娘，就知道真的到了夏天。清晨迎着清风出门，却微微见汗。

朋友为我种了一盆红唇，昨日送给我了，仅有一朵花，像苍白的唇。花苞很多，也许陆续能够开成真正鲜艳的红唇，那時候再给它留个合照。

午后，天黑了，起黑风下黑雨，墨汁甩出闪电，抖出惊雷。黑云压城城欲摧。我不吃惊，哪个夏天不下这样的雨？

坐在窗下看雨，窗外惊悚，屋里很安静。很小很小的一些事，也许不叫事。我觉得很大，因为我心里只装着这些。



究竟是如何被定义的呢，我并不能作答，我只知道，当北国的春天来临时，我的脚步会走向森林，走向那些闪亮着小星星的林地和草地。小星星，男人们常说自己所爱的人，眼里闪着星星，而当心中的爱蝴蝶一样飞走，他们转而责怪曾经的爱人的眼里星星灭了。我的林地里的星星不灭，它总在春天里闪烁，像一汪纯粹的水面的闪亮。在盘根错节、枝干繁多的林子里，在湖边的草地上，它总能准确地发出光芒，发射到我视线内。我便立刻沿着从我的眼睛到它的“水面”的直线，穿过地上的树根，穿过沙沙的、沉积日久的枯叶，大步走到它近旁，双膝触地，像畅饮朝露那样——畅饮朝露想必是这一种滋味；像顶礼膜拜——我很少膜拜什么人或事物；像投入温柔而宽大的原乡的胸怀——我需要的心灵的投入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那最美丽、最温暖又确实存在的一片土地吧。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，说星星花温暖，不可能是指花与叶的温度，而是我的情绪和感受，它们是寒冬后的春的符号。

春天的符号很多，如金黄的连翘花、粉红的玉兰、青白的杏花。我爱的小星星跟这些都不不同，不过是不超过30厘米高，几厘米、甚至只有几毫米宽的草花。最早出现的越冬，戏弄和挑斗冬天的意思，这名字表彰着它敢于第一个跳出尚未完全解冻的大地、挑战冬天的勇气。三月至四月盛开，有时还只是二月，它便抓住一片暖阳，冒出头来跃跃欲试。长约8至16厘米。绿叶中金黄的圆脸花朵开在阳光下般的颜色，直径3至4厘米。这里亮几朵，那里亮一簇，而后星星点点地铺成整片的地毯。

紧随其后的雪滴花模仿雪滴的模样，晶莹剔透，花瓣分内外两层，各三片。细看才能见到里头的三枚花瓣白底子上端精巧的绿纹。它有10至20厘米高，总低着头，是羞涩的温柔，是自我保护、不肯让冷风轻易地摧折。

蓝星星开花前看起来无异于新割的草坪上低矮的绿草。花儿贴地而开，和雪滴一样爱低头、保持寒冷地带草花的警觉和自卫。这时已进入四月，春天已经到来，蓝星星最终都会快活地抬起脸来，面对蓝天和太阳。

复活节后的四月下旬，五叶银莲花的叶子突然从枯草里跳出，像春天的鸟儿备好有光泽的新羽一般，在绿汪汪的叶片上撑起白色带黄心的花伞，离地不过十几厘米。有时也打出蓝色、粉色和黄色的伞来。白色的五叶银莲花喜欢邀它的表亲、那金黄色的银莲花来同住，慢慢生出些面色淡黄而透着苍白的子女。

其后，很多摇着小铃铛的草花也来编织地毯，比如黄花九轮草从五月开到六月，它有莲座状叶子，花茎高约10至20厘米，吊钟状的花萼微启，黄花的中心有红色斑纹。五月下旬，铃兰郑重出场，带着它无与伦比的一串白铃铛，在这些星星草里，它相对高挑，有时能蹿成30厘米的大个儿，一大片一大片的铃兰弄出森林和山谷里巨大的响动——那雾一样袅绕不绝的馥郁芳香。

从春到夏直到秋，星星草们接力着次第开放，都要开一个月乃至三个月，比如遍布各省的圆叶风铃草，细长的胳膊举出一串蓝紫色小铃铛花，从七月到九月。气温冷暖最易反复的春日，更可能看到多种的草花同时绽放，都在人迹稀少的林地和草地的不同区域里，不骄不躁、各自安稳。这些年里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些如期而至的地上的小星星，不再因喜欢而采摘，而是小心地坐下，尽量和它们处于同一高度，只轻轻、轻轻地伸手去碰触。

少，却鲜活生动。鲁迅先生说：“有缺点的战士终是战士，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。”李云龙是个有缺点的英雄，是个真实可信的党员。

有人指责他是个“兵痞”，不守纪律，但艺术创作不能理想化。过去写先进人物，为了维护其形象，忌请写其缺点，把他写成了完人，现在感觉有点可笑。创作必须遵从艺术规律，窃以为艺术规律的核心就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，而非“高大全”式的人物。李云龙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抗日大业、对党无比忠诚，是个实实在在的在在的人，但他并非英雄。倘若采取为英雄忌讳的处理方式，没有个性，没有缺点，就成了抽象党员，空洞英雄，其魅力尽失。对英雄的界定离不开时代环境，更不能脱离真实的原则。

李云龙这个真实可信的党员、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一出现，立刻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，央视的收视率创了14点新高，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，观众的认可就是最好的褒奖。

解开时代的“电波”密码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影评中的共产党员 责编：杨晓晖

影评中的共产党员 责编：杨晓晖



华夏炽盛 (中国画) 杨梁相

花湖是若尔盖草原上最让人留连忘返的。

四川省若尔盖草原是仅次于呼伦贝尔草原的第二大草原，却是与呼伦贝尔大草原完全不同的景观。

有言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可是黄河到了四川红原县若尔盖草原与甘肃交界处却缠绵起来，变得温情脉脉，形成了黄河第一弯。

就在这心旷神怡时，猛地一阵熟悉而悲壮的歌声由远而近，叩击着我的心扉：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。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。雪山低头迎远客，草毯泥毡扎营盘。风雪浸衣骨更硬，野菜充饥志越坚。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……”

原来是一个同我一样的游人，戴副墨镜，手中拿架录音机而来，录音机放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《长征组歌》。我们心有所感，不禁唱起来。

我当然知道，那时的花湖肯定不叫花湖，哪有这样美好！那是一片死亡之海，死亡之海再浸润出虚实难辨，陷阱密布的沼

花湖情思

田闻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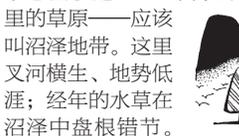
多么美丽的景致！一望无边的花湖里，水质清冽透明，好像还有寒意；铺在下面的若干叫不出名的亮人眼睛的花草，整体看，就像是一条铺展开去的、美不胜收的藏毯。抬起头来，天高地阔，蓝得透明的天幕上，缓缓滚动着几朵透明的白云，就像是几片白羽。

就在心旷神怡时，猛地一阵熟悉而悲壮的歌声由远而近，叩击着我的心扉：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。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。雪山低头迎远客，草毯泥毡扎营盘。风雪浸衣骨更硬，野菜充饥志越坚。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……”

原来是一个同我一样的游人，戴副墨镜，手中拿架录音机而来，录音机放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《长征组歌》。我们心有所感，不禁唱起来。

我当然知道，那时的花湖肯定不叫花湖，哪有这样美好！那是一片死亡之海，死亡之海再浸润出虚实难辨，陷阱密布的沼

虚实难辨，陷阱密布的沼



虚实难辨，陷阱密布的沼

虚实难辨，陷阱密布的沼